

問答機緣 自然天成

鄭湧

——趙州云：「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」——

今天的座談，由居士朋友主持。

他開場說：前面，我們曾講過趙州和尚從諗的四則公案，都是關於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的（見《禪宗公案故事》之三、四、五、六）。現在，我們又要講趙州和尚的公案了。

我們要講的是，《碧岩錄》第九則，請看原文：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趙州？」州云：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。」

趙州禪師（西元七七八—八九七），名從諗，俗姓郝，本曹州（今山東曹縣西北）人士。因久住趙州，被稱為「趙州和尚」。讀過前面關於趙州和尚的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的四則公案，對於本則公案中，趙州和尚這樣一個「四門」回答，就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：這個回答，並不在於「語言」的層面；它既不是對「如何是趙州」的「句意」上的應對，也不是對「趙州」做「字面」上的詮釋。

圓悟克勤禪師在對本則公案作解讀時，也首先突出了這一點。他說：「大凡參禪問道，明究自己，切忌揀擇言句，何故？不見趙州舉道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這就是說，在「參禪問道」的時候，切忌「揀擇言句」。

他還舉了雲門文偃的例子，強調在「參禪問道」的時候，要「斬斷語言」。

這樣一來，問題就產生了，在「參禪問道」的時候，既然是切忌「揀擇言句」，又要「斬斷語言」；那麼，究竟應該注意些什麼呀？著眼點應該在什麼地方呢？

我們請老師父開導開導。大家歡迎！

在一片掌聲之後，出家師父說：趙州和尚在講解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時，突出強調切忌「揀擇言句」。這一點，看來你們已經懂得了。因此，現在我們再來解讀本則公案的時候，你們也就不會再糾纏於「語

意」、「詞義」，過多地在「語言文字」上下功夫了。

要我說，始於唐朝末年的禪宗公案，重要的是：是它們所記載、所傳達的歷代祖師的親歷親為、問答機緣。讀這些公案的時候，我們應該著眼於他們的親歷親為、問答機緣。對於這些公案中的問答，我們應該關注的，不是它們的「語意」、「詞義」，而是這些問答中的「玄機」。

居士朋友對出家師父說：聽了師父的這番話，我有點明白了：在解讀禪宗公案的時候，我們應該實行「重心轉移」，也就是說，把解讀的「重心」，從語意、詞義「轉移」到「禪機」上來。我們在解讀本則公案的時候，不得落「語言文字」的窠臼！

我這樣理解，不知道對不對？

出家弟子解釋說：我覺得，這正是師父要提醒我們的。其實，圓悟克勤在解讀這則公案的時候，也引用了雲門文偃禪師的話，雲門說：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豈是無言句，何須達摩西來？

聽到這裏，那位哲學同行似有所悟：雲門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。在這方面，我曾經有過一段親身的經歷，就是我在德國斯圖伽特火車站的那次和伽達默爾的意外遭遇。這次遭遇，對我最大的啓發是：真正的哲學，產生於兩個人的意外的直接「碰撞」，那種身體的

「碰撞」、心靈的「碰撞」。換句話說，哲學（「解經學」），是在哲學家（伽達默爾）本人的身上，在「身傳」中，在我與他的面對面的對話之中；而不在他所寫的書本裏，也不在他的講臺上；往往是「身傳」、面對面的「問答」這樣一些的直接接觸，才有直接的「觸動」，才有「真傳」。

如果，雲門在上面的這段話裏要說的是：「達摩西來」，他不避艱險，親自來到中國，是為「身傳」，而不是「言教」。「身傳」，不同於「言教」，區別於「言教」。瞭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，最好是能夠見到他本人，直接把握問答機緣，親身接觸他的親歷親為。瞭解佛教真諦，最好能夠直接遭遇祖師。

居士對哲學同行說：在解讀本則公案的時候，我覺得，圓悟克勤主要是凸出了「問答機緣」。你所強調的「直接接觸」，對雲門所說的話，也是一種發揮吧？

出家師父菩薩心腸、「老婆心切」，忙替哲學同行解圍：「直接接觸」，就是「觸『機』」呀！這不是一點問題也沒有嗎？！

即便作為發揮，也大有道理，符合禪師們的行徑。他們在開悟之前，不都是遍訪名師的嗎？！就是這個道理嘛！再說了，面對面的「問答」，這種「問答」本身，也是一種「直接接觸」呀！

我的問題是：遍訪名師之後，又怎麼樣呢？同樣是經受名師的指點，有的開悟了，有的卻並沒有開悟。這問題究竟出在哪兒了呢？我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在我看來，問題的關鍵，不在名師，不在於有無名師指點。

再說得徹底一點，參禪問道，是可以無師自通的。這就意味著：歸根到底，開不開悟，關鍵還在於自己。所以，名師的點撥固然重要，但根本則在於自悟。這一點，千萬不可忘記。

居士點頭：師父說得好！弟子銘記在心。師父可否給我們再具體一點講講「問答機緣」？

出家師父指著他的徒弟說：你來給大家講講吧？

出家弟子答道：謹遵師命！不錯，圓悟克勤區別於執著言句，確實強調了「問答機緣」。

禪宗的問答，如果著眼於「言句」，編故事，講逸聞，那豈不成了「擺龍門陣」！天南海北、古今中外，神聊去吧！禪宗公案不同，它的問答，語言文字簡約、平直、素樸，卻內含禪「機」。一旦含有「禪機」，那就立馬「字字珠璣」，「語言文字」因「禪機」而生輝，而富有「生機」。

也正因為這種問答內含禪「機」，因此就產生了禪的問答「機緣」。有「機緣」，由「機」結「緣」，就是說，未失其「機」。「機」不可失。爲了能夠

敏銳地發現問答中的禪「機」，對於這樣一種的問答，就不被「語言文字」所遮蔽、所礙，不糾纏於「語言文字」的層面；一旦糾纏於「語言文字」的層面，往往會錯失禪的良「機」。這是在進行禪的「問答」時，對話者所必須切記的……

哲學同行插話：讓你這麼一說，我倒有了一個主意：在這個基礎上，不妨建立一種中國禪宗的「對話哲學」，一種以「機」、「機鋒」、「機緣」、「投機」、「機不可失」、「當機立斷」、「隨機應變」等爲主題詞的「對話哲學」。

小青姑娘冷冷地說：那好啊！不過，這是你們哲學家的事。你們別打岔，小師父您接著說吧。

出家弟子接著講：我們就以本則公案爲例。那位僧人的問「如何是趙州」中，就隱含著「禪機」。這是一個懂禪宗的人的問，而不是那種不懂禪宗的普通人的問。正如圓悟克勤所解讀的，那個僧人的問「句裏有機」。

那麼，這個「句子」裏，有什麼樣的「機」呢？弄清楚這一點，有助於我們瞭解、把握「機」、「禪機」。不過，這個很難，我沒有把握，只能試著去講。講錯了，請師父、諸位指教……

居士插話說：小師父，那這個險你就不要去冒了，

還是讓我去冒這個險吧？

小青姑娘喊道：又出來一個搶話頭的，真討厭！

出家師父則對徒弟說：還不謝謝人家？謝謝他幫你脫離險境啊！

徒弟連忙向居士道謝。

居士就接著說：按照圓悟克勤的說法，這個句子的「機」就是「如帶兩意，又似問人，又似問境相似。」之所以這麼說，我覺得是因為：從諗，被人稱為「『趙州』和尚」；在這裏，「趙州」是「人」名。而這次問答，又發生在「趙州」地域；所以，「趙州」又是「地」名。僧人問「如何是趙州」，既可以說是問「『趙州』和尚」，又可以說是問「『趙州』城」。當然，也可以說，他既問了「人」又問了「城」。這就是僧人問話中隱藏之「機」。

僧人以此來驗證從諗——趙州和尚，看看他能否覺察並把握住這個「機鋒」。如果，趙州和尚接著就問：你問的是哪個趙州呀？那就有了「分別」，就落了「詞句」的窠臼。

從諗當然毫不含糊，他隨口道出：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」。在這裏，人們會產生一個疑問：他這麼回答，是回答「城」啊！也只答了「城」呀！那「人」哪？似乎他並沒有回答？！

這個疑問，那個僧人本身就有。這個公案的原文，還有下面一段文字：僧云：某甲不問這個趙州。州云：爾問哪個趙州？

這段文字表明，那個僧人說：某甲不問這個趙州。這就說明，在那個僧人的心目中，依然有著並既執著於「這個」與「那個」的分別、「城」與「人」的區別。在「語言文字」上，他拘泥於「詞句」，著眼於「言詮」，落了「言筌」。這也可以推斷出：那個僧人開始提的那個問題，很可能是前思後想、煞費苦心、費盡心機謀劃、字斟句酌的結果。只要是仔細謀劃、字斟句酌而成的，就犯了「思量」、「言詮」的大忌。這個僧人，仍然停留在「思量」、「言詮」的層面。一個人的水準，是多高就是多高，裝是裝不出來的，也裝不長久的，他的尾巴遲早要露出來的。某甲不問這個趙州那段下文，就露出了那個僧人的尾巴。哈哈……

聽到這裏，哲學同行有點按捺不住了，他說：我對圓悟克勤的解讀，也有一點心得。說出來，討教於師父和諸位。

與那個僧人不同，圓悟克勤認為：趙州和尚的回答，不是他特地如此，蓋為透底人自然合轍。他說，這就像世尊一樣。他講了一個世尊與外道的故事：

有一外道，手握雀兒，來問世尊云：且道某甲手中

雀兒，是死耶是活耶？世尊遂騎門闌云：爾道我出耶入耶？

這裏的世尊所爲，恰恰「不是他特地如此，蓋爲透底人自然合轍」。「自然合轍」，是指：騎門闌人的出耶入耶，和被握雀兒的死耶活耶，一問一答，「機」「機」相扣，「自然合轍」。這種「合轍」之所以被認爲是「自然」的，那是因爲：世尊的回答，完全是隨意而出、自然而然、自然天成；並不是「思量」、「擬議」的結果。而這樣一種「合轍」，竟然如此天衣無縫，即便精心策劃，也難能如此完美。

本則中趙州和尚的回答，也是「自然合轍」。對此，允許我稍作解釋。本則公案中的州云：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」，組成了一個整體，它表明：這個回答，也是「人」、「城」俱在，含帶兩意的。州雲，是趙州和尚在說話，「有」「趙州和尚」的「人」在；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」，描述的是「趙州城」，「有」「趙州城」這個「城」在。總起來，州云：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」，「人」（州云）、「城」（「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」）俱在。

聽到這裏，出家弟子不禁拍手稱好！在座的人也都隨聲附和。

小青姑娘竟撇撇嘴，不屑地說：好？好什麼好？好

個屁！只知有「二」，不知有「三」！還說「好」哪？世尊也好，趙州和尚也好，只不過是「一步一趨」罷了，並不能做到「一隅三反」。真還不如程咬金呢？怎麼說，程咬金還會「三」斧子呢！

本則公案裏，「如何是趙州」中所問的「趙州」，爲什麼只是「『兩』意」，而不能是「『三』意」？「趙州」，爲什麼只是「『趙州』和尚」和「『趙州』城」，而不能既是「『趙州』和尚」和「『趙州』城」、又是「『趙州』橋」呢？

小青姑娘這席話，竟使舉座爲之愕然！

偈詩精華錄

堅持淨戒

堅持淨戒，建立壇場，
頂光神咒大數揚，
修道事功忙，頂禮慈王，
更演後佳章。